

轻启心扉系列

深情依依

YOU ARE ALWAYS
ON MY MIND

· [台湾]云枫 著



606075

4-3-24

X272
YF01

期 表

五

深情依偎



C0328098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44.572

YF 01

〔冀〕新登字 003 号

轻启心扉系列

深情依依

〔台湾〕云枫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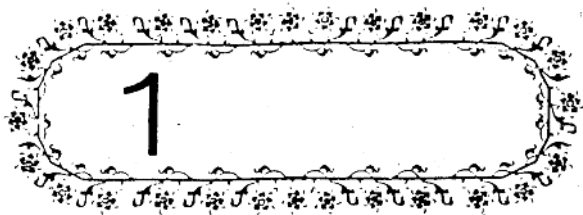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)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1/32 6.125 印张 122 千字 1995 年 6 月第 1 版

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1—20,000 定价:7.00 元

ISBN 7—80611—081—x/I·065



2

柳含嫣一踏进自己的办公室，放下公事包后，便翻阅当日的工作行程，开始一天的忙碌了。

她感觉到肩上的责任，愈来愈沉重了。

看看大楼窗外的景色，此时正是三月春光明媚的天气，可是她却觉得春色恼人！

叩、叩……

“请进。”她瞥了一眼壁钟，九点三十分。

进来的是业务部吴经理，该部门每周会报后，他总会来向她回报工作概况。

“总经理，这是和奥亚公司签约的合同，由于时间较急迫，请你先过目一下。”

她细阅后点了点头，交还给他。“很合理，双方的利益都兼

顾了。奥亚公司若有提出其他意见，你自己斟酌着办。”

吴经理接着又呈上一份卷宗。“总经理，这是本月的业绩，节节上升哩！”

她满意地称许：“这都是大家的努力和功劳。”

俟吴经理退出，紧接而至的是推广部尹经理来催询卷宗了。

“总经理，‘魅力四射’的广告企划案……”他停顿了一会儿，等待回答。

“我还没看完，晚一点我会请小妹把案子送回给你。”她从一个卷宗里拿出那份企划案。

她又询问了一下推广部正积极进行的广告案情形后，才要尹经理退离。

自从她到法国考察香水市场回来之后，公司董事长，也就是她的继父，就逐渐把公司的重担转交给了她；现在他几乎只是挂名董事长，只负责主持董事会议罢了。

不仅常态性、业务性的会议都是她全权作主，产品的推广、推销等繁琐的大小事务，更是仰赖她来运筹帷幄。

她主持经营的是一家专业香水公司；有代理进口的香水，也有本国生产的外销品。就台湾消费市场而言，其前瞻性是无庸置疑的。

随着九〇年代休闲风气大开，强调休闲风情的商品正以一股锐不可挡之势席卷整个消费市场；于是各种体贴人性、表现个人风格的香水在香水市场异军突起。

她抓住这个市场走向，大力投资，在讲求自然的趋势下，化妆品的重要性逐渐褪去，代之而起的是紧抓住人类最敏感

嗅觉的——香水世界。

在她的指挥下，公司的营运非常顺利，业绩蒸蒸日上。

在一阵冲刺后，她忽然觉得自己好疲累，尤其是心似乎一下被掏空了，很想静静地去度个小假。

可是，手边这么多的事情，岂能随性任其停摆。

继父在一次胃出血住院治疗，元气大伤，身体每况愈下。公司的业务是不容她推诿的，甚至还得靠她坚强地扛起。

现在，她最需要的是位助手，帮她安排业务行程，替她打理身边繁多的琐事，以及不必要的应酬。

但是，她从各部门的菁英中筛选，仍没有一个使她中意的。对外招考，则工程浩大；况且新人必得经过一段时日的训练，才能熟悉公司的各项业务，如此一来就得耗费好几个月的时间。对她而言，实在不合效益，所以这件事就被搁下来了。

现在，再度面对此问题，不由得又认真考虑起来了。

边思考边拆阅桌上今天收到的信件，一封封地过目、分类，并在记事簿上记载交办事项。

蓦地，一封熟稔的信函又出现在那叠信件中。

柳含嫣抽出来仔细端详。

这人到底是谁？

一个月一封爱慕信，是企图打动她的心，还是有什么目的？

偏偏是一封电脑打出来的信，无从查寻笔迹，又未署名，只在信末签了个“恋”字。

限时专送，邮戳的地点不定。收到类似此封迷雾般的信，已有六封；也就是说，这隐藏在某一个角落的倾慕者已暗恋她

至少半年了，却始终未曾出现。

这件事又不能张扬，否则一定会成为办公室的笑谈。因此，柳含嫣一见到这来路不明的信便先收到保险柜中，等到下班后，才独自一人慢慢地品尝信里的一字一言。

所幸，这档事并未造成她的困扰。半年过去了，没有任何状况发生，她也就不引以为忧，反而每个月在内心深处企盼着信件的到来。

这陌生人的信竟成了她繁重工作外，精神与心灵上的慰藉与滋润。

这是她心中的秘密，只能单独享受的。

她实在是太忙了，虽然非常好奇爱慕信件究竟出自何人之手，但她无暇去探查。

只好偷偷地将它搁在心田，变成一种无言的甜蜜，也是一种无形的快乐。

现在似乎只有这封信能在她工作疲乏之际，给予她新的力量，振奋起她的精神，继续为事业奔逐忙碌。

柳含嫣莞尔一笑地将信收好，打起精神迅速地批阅着卷宗。

内线电话乍响，她接起。

“总经理，还有五分钟，就要召开董事会议了。”

“好，我马上过去。”

她拿起开会资料，走出办公室。

“依婷，你把我桌上批过的卷宗发回各部门去。”

送公文的小妹，连称是地进了她办公室。

步入会议室，只见董事们个个正襟危坐，柳含嫣心里不禁

窃笑，但脸上仍带微笑向公司的创业元老们一一打招呼。

这些董事们追随继父在商场上身经百战，建立了独树一帜的专业香水公司。随着岁月无情的消逝，他们已老态龙钟了。

在事业上，他们是无法再纵横商场了，但又恋栈董事的位置，支薪又分红，算是养老费吧！其实有的董事的子女都各有成就了，他们却不愿退休。或许是害怕一旦真的退休，没有了昔日的称谓、权利，人便一下子更形萧索苍老了吧！

柳含嫣体恤他们是公司元老级人物，除了礼遇外，也很尊重他们的权利。

这些董事们也很识时务，知道自己年迈力衰，再没精神和年轻人争了。同时，他们也信任柳含嫣的办事能力及欣赏她的工作精神。所以，他们不插手公司盈亏情形，即使帐目一一呈现面前，不过随意浏览一下罢了。他们相信，柳含嫣绝不会亏待他们的。

于是，她与董事们都相安无事。

柳含嫣刚坐下，就有人喊：

“董事长来了。”

黄哲昭在秘书夏中圣的搀扶下，步履艰难地走到座位。

他对座位上的人稍加环视后，打开喑哑的声音。

“今天的会议，除了例行报告及呈阅的资料外，我还要宣布一件最重要的事，那就是我打算下个月正式退休了。”

话声甫落，那些董事们就纷纷交头接耳起来。

“安静一下，你们听我说。这阵子我的身体状况一直不稳定，所有的事务全落在总经理的肩上。我已经快七十了，已是

风烛残年，总不能每天拖着老迈的步伐来上班，让公司的士气振奋不起来，影响业务发展。在我……”

黄哲昭话未完，忽地咳了起来……那秘书急忙上前抚背，并递上温水。

他深呼吸之后，再度启口。

“在我慎重考虑之后，我决定把棒子交给总经理，让她实至名归地担任董事长之职。”

柳含嫣看着白发苍苍的继父，有着无限感触。

在她十岁，小学四年级时，早年守寡的母亲经人作媒，带着她嫁给丧妻多年，膝下又无子女的继父，继父对她照顾有加。直到大学毕业后，她就直接到公司就职、磨炼，乃至爬到今天的地位，在公司，她已有十年的资历了。

现在，继父一手创建的事业，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，他却要功成身退了。

人再怎样纵横四海，不可一世，到老终须拱手称让，长江后浪推前浪啊！继父是如此，将来她也会这样。所以，继父这一决定，她并未因而高兴得冲昏了头，反觉得独撑大局的重责就要开始了，一股无形的压力浮上心头，她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公司更发扬光大，不辜负继父的重托。

“董事长，你有百分之六十的股份，大可以全权作主啊！”有人乐观其成。

“是呀，是呀！”有人附议。

黄哲昭招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。

“您们所说的固然没错，但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，还有，虽然含嫣是我的女儿，不过，我仍要征求她的同意才行，并得

经过你们的票决才能底定。”

“我们全力支持。”董事们都热烈鼓掌表示赞成。

黄哲昭将目光移向柳含嫣，董事们也都用期待的眼光注视着。

柳含嫣见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对着她，其中更有一道冷冷的寒光，来自于继父背后的秘书——夏中圣，他嘴角浮漾着一抹看好戏般的深沉微笑。

柳含嫣下意识觉得他的笑具有挑战的意味。

他凭什么这般挑衅她？他不过是个秘书，瞧他腰杆挺直的，虽然生就一副酷样，但她觉得他活像个保镖似的。

她轻蔑地睥了他一眼，昂首地承命。

“既然董事长和各位董事们都这么抬爱，我是恭敬不如从命。但是我个人有点意见，公司的实际运作由我负责，常务董事名义上是免不了的，不过，暂时我仍居总经理一职。董事长虽然退休，尔后却是本公司荣誉董事长，所以他的位置及办公室依旧保留，等将来我自认可以胜任时再说吧！”

“哎，何必多此一举呢？”一位董事颇不以为然。

有人附和，也有人赞赏柳含嫣的做法。

“各位前辈，于公他是董事长，于私我们是父女关系，不论公私，我将面临的挑战不是您们想象的单纯，所以我必须给自己一个缓冲时间。再者，因为本人出面接洽生意，未必诸事顺遂，我上有董事长一词就成为最有效的挡箭牌，对于处理较棘手的生意也较能有缓和的空间。当然，我是希望公司百事顺利，营运销售也能一举突破预期的数目。”

柳含嫣俐落的说词与谦虚的态度，赢得董事们一致的称

许。

“既然总经理如此坚持，我们就依她的意思决定吧。尔后我不会常来，各位还是秉着以往对我的支持，多给她鼓励，唯有同心协力，公司才能成就非凡。现在，报告本月的营运状况吧！”

柳含嫣端起资料，站起身准备逐一报告时，却乍见一道来自夏中圣眸中的嘉许目光。

咦，她突然有一种感觉，这个秘书倒像个小侦探般监视她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。

开公司固然在头衔上满好听的，但她每个月要面对董事会、监事会的质询、例行的稽查等种种会议，这份薪水拿得可不轻松啊！

“开始吧！”黄哲昭的声音提醒了她。

她这才拾起杂乱的心思，回归正题。

两个小时冗长的会议总算开完了。柳含嫣等董事们都离席后，随即拉住继父。

“董事长，我有一事想与您商量。”

“哦，到我办公室吧！”

柳含嫣跟着继父后面走着，凑巧发现走在前面的夏中圣竟只比她高半个头而已。

其实并非是他矮，而是含嫣自己比一般女孩高出许多，一六八的身高加上两英寸的高跟鞋，足以使得她在一群女职员中显得高人一等。

踏进继父的大办公室，瞧这富丽堂皇的气派，她自己便心生恐惧了，何况是那些小职员。

她整日忙碌，喜欢舒适典雅的环境，这间气派非凡且略微豪奢的大办公室反令她如坐针毡般的不安，那似乎在反应着无比大的工作压力，这也是她不愿坦然面对，而情愿留在目前职务上的原因。

然而她却见那夏中圣从从容容的给继父倒茶、拿公文，仿佛是在他自己的办公室一样轻松自在。

嘿，她暗笑一下，怎么自己竟像个小孩一般，吃起醋来了。这夏中圣跟随继父已年余，当然比自己更习惯这环境了。

事实上，这间办公室，自己一个月不过进来一两次罢了。

“含嫣，有什么难题，你说吧！”

黄哲昭喝茶，舒坦地往椅背上靠去。

“爸，我一直想……”

她瞄了一眼一直没有离去意思的夏中圣。

黄哲昭会意地朝秘书挥个手。

夏中圣出去后，柳含嫣才继续说：

“我一直想找个助手来协助我，但公司里一直找不到合意的人选。本不想让您操这个心，可是刚才开会时，我思前想后，您认识的人才较多，也许可以推荐一个给我。但绝对要有经验，做事有条不紊，勤快认真，不要让我三催四请还跟个傻楞子一样。”

黄哲昭看女儿一口气把条件说得那么清楚，不禁朗笑道：

“你的条件那么苛刻，谁敢跟在你身边。”

“我是跟您学的，爸。”

“的确要找个好帮手给你，否则实在太委屈你了。”

“不是委不委屈的问题，我希望公司能不断地成长，所以

真的需要一个人……”

“嗯……”

黄哲昭思忖片刻后，忽然眉开眼笑起来。

柳含嫣心思细密，马上知道继父已有腹案。

“是谁？”

“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夏中圣。”黄哲昭笑呵呵地。

“他？”柳含嫣张大眼，她倒没想到他。

“他是您的助手，我怎么……”

“喂，我既然退休了，当然就用不着他了。我还正愁安排他什么职位好？正好你需要帮手，这下子不是两全其美吗？”

“可是，爸，我是女的，身旁跟着男秘书，会不会遭人……”她犹豫顾忌着。

“哎，女儿，都什么时代了，你还那么迂腐。你可知道用男秘书的好处？”

“我这就清楚了。”

“你应该还记得前一阵子，报上登载女秘书被强暴的案件，掀起了轩然大波，到现在还余波荡漾呢！”

“这个我知道。”

“用女秘书有这种危机，男秘书就没有了，况且男秘书在应酬上可以挡酒，可以护驾。平时更是你的好听众、出气筒。”黄哲昭自鸣得意地朗声说道，不似刚才开会的沙哑声。

“爸，您前面说的我同意，后面那句我不敢苟同，男人不比女人细心，何况男秘书会甘心听命于一个女上司，那岂不是大

大折煞了一般所谓的男子气概？”柳含嫣不认同且质疑地说着。

“话虽没错，不过我很幸运找到了夏中圣，多方权衡之下，舍弃了传统任用女秘书的方式，大胆地任用他，结果令我满意极了。”当然，他没任用女秘书还有另一个隐因。但是，那是秘密，不能说的，黄哲昭暗忖道。

瞧继父那么赞赏夏中圣，她倒有点心动，但不知他有多少能力？

“他真的那么行？”

“就算我说得天花乱坠，你不试试怎么知道！何况他跟了我一年多，没有出过任何纰漏，这点就值得你试用看看。”黄哲昭中肯地要女儿考虑。

柳含嫣咬着嘴唇一副难以做下决定的样子。

“女儿呀，信不过你老爸？”

“不是，我在想别人能接受这样的上司部属关系吗？”

“哈，你太多虑了，只不过男女角色对调而已。再者，夏中圣本就是公司的人，我退休，将人移交给你任用，也是理所当然的事。不要担心别人的眼光，要以公司大局为重。”

继父的一番恳词，柳含嫣也只好点头同意了，她并不吝惜给彼此一个机会。

“就是不知道夏中圣愿不愿意继续留职？”

“这点包在我身上。其实这孩子我挺喜欢的，总觉得他跟我满有缘份。以前有很多公事都是他替我出主意，我才做决定的。对他的组织、判断能力，我不得不翘起大拇指称赞他。”

“听爸的意思，不仅欣赏，好像还有意栽培他似的。”

“那倒是真话，本来我有意安排他转任经理级职务，但公司现在没有空缺，只好再委屈他了，以后看他的表现及忠诚度如何，你可以全权做决定。”

黄哲昭沉思片刻后又说道：“其实我还有意收他为干儿子哩！我只有你和思嫫两个女儿，膝下无子，若能有这么一个性情好，又足以托负重任的儿子，也不虚此生了。”

“爸，我们现在谈公事，您说到哪里去了。”

“呵，对，对，这事以后再说。”黄哲昭赶紧作笑。

柳含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，再度面对一大堆文件，不禁深深思索着继父所言，看来夏中圣应该是很适当的人选才是。

她凝视着从人事室调阅过来的夏中圣个人档案，很简单的资料——家庭状况单纯，双亲已没，有一妹。年二十五，大专生，学企管的。

到公司任职一年多，那么，他今年应该是二十七岁了。

非秘书科出身，既然念的是企管，为什么肯屈就秘书之职？这点倒是令她感到奇怪，难道是学历不足的关系？

继父从不过问他的家世吗？她凝视思索着……

提着公事包进了家门，迎面而来的是母亲和蔼的笑容。

“含嫫，恭喜你了。”

“妈，您恭喜我什么？”

“我听说你爸说要升你当董事长，可是，我觉得奇怪，你为什么不愿意接受董事长的职位？”

“哎，原来是这档事呀！爸真多嘴！”柳含嫫撅起嘴撒娇着。

“怎能说多嘴呢？你可是我的宝贝女儿呢！”母亲不以为然

道。

“好，妈有理，爸呢？”

“在房间休息，你还没回答我刚才的问话呢？”

“妈，我自有打算，您就别再问公司的事了，好吗？”

“不问就不问，公司的事你总是守口如瓶，却天天拿着公事回家看，跟你爸一样。你不是他亲生的，却同他一个样，反倒是思嫫和他较生疏。”

“自从进了公司，就被爸同化了嘛！”

她挽起母亲的手，亲昵地走向厨房。

“晚上有什么好吃的？”

“有，有你喜欢吃的芝麻虾、石斑鱼、蚝豉发菜。”

“哇，说得我口水都快流下来了。”柳含嫫天真地。

“嘿，一说到吃，你才会搁下总经理的身段，变成妈的乖女儿。”母亲爱怜地点点她的鼻。

“妈……”她娇嗔地。

“其实我倒满喜欢你撒娇的模样，更显得你年轻焕发、神采奕奕。”

“妈是说我老了？”

“不老，不老。先去换衣服，待会儿我还有要事跟你说呢！”

“什么事，现在不能说？”

“去，去，去，吃饱饭再谈。”

“思嫫呢？”含嫫发现妹妹又不在家了。

“这丫头快毕业了，没有课业的压力，成天就只知道玩。不过，我倒不操心她，担心你才是真的。”

“看母亲神秘的笑容，她猜得出待会儿要说的事八成跟她

有密切关系。

果不出其然，饭席间，母亲就迫不及待地道出口。

“含嫣，你上次相亲是什么时候？”

又是相亲，她放下筷子。

“妈，您别又打我主意了。”

“含嫣，妈是为你的终身大事着想啊！你都三十二了，还没有一个对象。成天脑子里就只有公司、公事，我真怕你嫁不出去。”

“老太婆，你担心个什么劲，含嫣现在已经够忙了，你还给她压力。”黄哲昭夹着菜嘟哝道。

“老头子，你懂什么？公司有含嫣撑着，你当然巴不得她不要嫁。若她是个男孩子，那就更称你的心罗！”

“你胡说什么？含嫣若是有好对象，将来公司还不是一样交给他们共同经营！”

看继父有点吹胡子瞪眼睛似地，柳含嫣赶紧打圆场。

“爸，妈，您们不要为我操心，我自己心里有数，现在我只想以公事为主，其他的事以后再说吧！”

“听到没？这才是你女儿的心声。”

“哼，你少来了，她是碍于你，才不敢表明内心所想的，我是她妈，还会不了解她吗？”

看父母左一句，右一句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各执一词，互不相让，她觉得啼笑皆非。

赶紧把饭扒完，她不想违背母亲的好意，便道：

“妈，我答应去相亲就是了，您安排好日子再告诉我。”

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她忽然觉得这片小天地快容不下她了，